

「父子二胡」療愈人心

書培



不久前的周末，著名二胡演奏家王國潼及其兒子王德的胡琴聲又

在香港大會堂演奏廳，響起了。每次看王國潼教授表演，我都先被他出場時筆挺的身姿打動，這次也不例外。雖說已屆八十高齡，他仍是神采奕奕、氣度不凡。這份獨特的氣質，正好反映了他為胡琴奉獻一生的堅定意志。

王教授胡琴事業上的成就和貢獻毋庸贅言，不如說說這次音樂會演出的樂曲吧。王教授首演了其新編的《二泉映月》，低調粗弦二胡獨特的渾厚音色，經過他純淨深刻的演繹，把聽眾領進一個深沉痛域，這與緊隨着另一曲《天問》，有着強烈的對比。《天問》由王氏父子以雙二胡合奏，樂曲真摯虔誠，表現了對天道的信賴和對美好的期盼。王德演奏的是他重新編曲的《梁祝》高胡協奏曲選段和創作的《神州行》，兩曲發揮了二胡獨有的演繹特色，與鋼琴演奏輕輕對碰了一下，倍感動人親切。演奏會結尾是父子二人與創價樂團一起合奏《歲月回響主題曲》。此曲是王教授在二〇一八年創作的樂曲，雖說譜寫的是他七十年的心路歷程，可不正也是大眾蒼生得失起落的生活寫照？聽此曲，讓人甚有共鳴。

說個「題外話」，王德創作和

演繹的二胡曲子，在日本被音樂學者菊池英明喻為「具療愈效果」，因其「清、淡、雅」的特色而被冠以「都市二胡音樂」。常聽他的曲子的聽眾會發現其創作與琴聲有着特殊的力量，療愈人心。誠然，生活在現今人際關係看似密切實則疏離的都市中，試問誰不需一點能撫慰心靈的良藥？亦因此，王德嘗試把他的曲子推廣到其他樂器上，與更多人分享。我相信在他努力實踐下，理想終會實現。

再說回來，這次演奏會上就有不少由鋼琴演奏的二胡曲子。一開頭，揭幕的《心季》和《明》，這兩首曲子是王德近期的新創作。他在中央音樂學院接受正統音樂教育，自小師從父親，傳承了扎實的傳統二胡根基，在演繹傳統樂曲固然駕輕就熟。除了精湛琴藝外，他亦不斷創新，還以二胡演繹創作作品和西方各種風格的音樂作品。聽《心季》和《明》（鋼琴獨奏），前者感覺人生真如四季輪轉，此時彼時，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意念；後者則表達崎嶇人生路，但柳暗花明，頓生感悟。

在他們的演奏會上，拿手好戲一定是父子的合奏。兩人懷着相同的理念，各自根據其理念在胡琴教育、創作、傳承和推廣方面不遺餘力。從他們舞台上合作的默契和融樂，使人自然想像到二人茶餘飯後討論切磋的美好畫面。台下身為人母的聽眾如我，深感他們是親子關係的好榜樣。



▲著名二胡演奏家王國潼（右）及其兒子王德在台上是好拍檔 作者供圖

家的味道

言青



家是什麼味道呢？天在家的時候沒有什麼感覺，一旦離開家，特別是較長時間離開家，才感悟到家是有味道的，不是舌尖上酸酸苦辣的味道，而是感情上的一種味道。

我和先生因年事已高，今年三月離開北京的家，入住到北京市與河北省交界處的一座養老院，名叫「燕達金色年華健康護理中心」，這裏環境優美，條件優越，起居舒適，飲食適口，服務周到，文體活動多樣，文化生活豐富，特別是醫養結合，一座大型醫院就在旁邊，有病可以得到及時救護。住在這樣的地方，各方面都讓我們感到滿意。

這是一座建築面積六十五萬平方米的大花園，有二十八棟公寓樓，我們住在其中的一棟，兩室一廳，一廚兩衛，屋裏的傢具電器一應俱全。雖然比北京的家小了些，但舒適方便，這樣好的地方應該是求之不得的。

但是，剛來的時候，它只給我一個好的感覺，並沒有給我一個家的感情，因為它不是家。從先生說：「北京的家還保留，但從長遠看，我們也這裏當成家吧！」我遲疑了半天支吾着說：「可是這裏沒有家的味道，家的味道還是在北京的家裏。」

其實先生也有同樣的想法。孩子們在萬里之外，北京的家只有我們兩個人，燕達的家也只有我們兩個人，為什麼北京的家就有家的味道呢？是啊！為什麼呢？我的腦子裏浮現出北京家的模樣，三室兩廳一廚兩衛的一套房子，我們倆住了二十多年了，比燕達新建房舊得多，但那裏有我們睡了幾十年的床，有掛着我們新舊服裝的衣櫃，有每

天做飯的鍋碗瓢盆，有書櫃裏日積月累的各種書籍，有我們寫了二十多年的文稿和一摞摞的資料……

雖然兒女不在身邊，但那些傢具用具擺設，也都是家的組成部分，它們也散發着家的味道。由此我想起我們的老師季羨林先生的一篇散文《漢城憶燕園》，那是他一九九五年訪問韓國結束後，在從漢城（今首爾）返回北京的飛機上正構思一篇寫漢城之行的文章時，「心靈深處湧出來的卻是懷鄉思家之情」，他在想什麼呢？

已進入耄耋之年的他住在北京大學朗潤園，家裏只有他一個人，親人們都不在了。他說他像一隻蝸牛，家就馱在自己背上，「走到哪裏，家就帶到哪裏。」但是他還是懷念這個家，懷念那幾間房子，懷念房前屋後的山水花木，懷念那些連陽台廚房大廳都探滿了的「不會說話又似乎能對我說話的書」，懷念他天天翻閱的那些資料和手稿，懷念在家裏幫他做事的親朋好友，還懷念那隻「無惡不作」的波斯貓「咪咪二世」……他為什麼懷念這些人和物，因為這些人和物構成了他的家，給了他家的味道。

當飛機離漢城越來越遠，他懷念的那些人和物越來越近時，他的心緒又「陡然轉回到漢城」，轉回到韓國朋友們身上，轉回到正在韓國工作、那夜在使館宴請他的我們倆——他的老學生身上，「我的心彷彿留在了漢城」。

人的感情多麼矛盾啊！我們在燕達住了一個多月後，回到日夜想念的北京的家，還沒住幾天就又惦念起燕達的家，像季老一樣，快回到燕達時又留戀起漢城。當我們又回到燕達時，就感到燕達的家有一點點的味道了。

我想，這種味道會越來越濃，我們會逐漸地把它當成真正的家，在這裏安家落戶。



已經很久沒有做過如此清晰的夢了。竟然夢到了春天裏的事情。

本來，那是一個常常在春天裏颳起大風的地域，一個從不平靜的草原湖泊，在夢裏卻意外地風平浪靜——鷗鳥在天空盤旋，有時靜止在那裏，像有人用絲線牽着的風箏；拖着兩條長腿的白鶴從藍色的天宇翔過，一邊煽動翅膀一邊發出悠遠的鳴叫；蘆葦蕩依然保持着金黃的色澤，春草則剛剛從白色的沙土地上露出翠綠的牙尖……那個本來就像夢境一樣的院落，依舊，寧靜得連一個人影、一點兒噪音也沒有。

我和她，並沒有彼此相約。因為每一個命裏該有的人，沒有一個是約來的，而是本來就在的，突兀而自然，就像來自於自己的內心和意念。她就站在那裏，站在我對面的丁香樹下。同樣突兀的一棵丁香樹，突兀地花開，遠遠

超過我們一貫認知的「如火如荼」。它的聲勢似乎比燃燒的火更加巨大。怒放，成一團紫色的雲，風也吹不散，雨也澆不滅。

丁香花艷紫色的光映照在她明媚的臉上，使她看起來也像一束紫色的花，那麼羞怯而熱烈地開放。她只是微笑着站在那裏，什麼也沒有說，曼妙的神色如微波蕩漾的湖水，把我注視成水上的一葉小舟。其實，她不用說什麼，內心裏的一切我也明了。語言有時很礙事，多麼透徹的事情一經語言不能完全地表達，就含糊了，就有了不盡之意或歧義。語言，充其量只是心與心難以相通或彼此阻隔時的一座橋樑或一扇無法完全開啓的門。

空氣中瀰漫着淡雅幽香。很難辨別那芬芳是來自於那棵碩大的丁香樹，還是來自於她的身體。觸摸的衝動和渴望讓我們靠得更近……現在，我們依偎在一起，要在丁香花簇裏尋找一朵具有特殊意義的花——五瓣丁香。據傳，世間的丁香花盡是四瓣，就像美好但有朝

一日必然凋謝的愛情一樣，沒有例外。如果誰能夠在丁香花簇中找到一朵五瓣丁香，花神就會慷慨祝福，應許其一份永恆的愛情。這是挑戰，也是誘惑，我不相信我們會找不到。

果然，天意不負虔誠之心，就在那簇伸手可及的花叢裏，隱約閃現出一個五瓣丁香，我們一同伸出手，剛剛觸摸到……倏然，夢境消散……

醒來，窗外正在下着一場春雨，雨水從屋檐滴下，敲在金屬物體上，發出淒涼的聲音。回想起三百公里之外的那所建築，早在一年前被夷為平地，如今已是一片空無一物的荒蕪。

意緒寥落，開翻百科，忽然看到這樣的記載：丁香，木犀科，屬落葉灌木或小喬木，花序碩大，花色淡雅、芳香……古代詩人多以丁香寫愁，因為丁香花多成簇開放，好似結，故稱之為「百結花」。

一整天，我的腦海裏盡是夢裏的丁香，花分四瓣，怎麼看都是一個美麗而芬芳的「結」。

誤送誤炸二十載 河東河西三十年

郭一鳴



關於華為的新聞每天都不同，新鮮熱辣，宣布停止供貨給華為以及不合作的公司名單陸續增加，而主角任正非也一反低調作風，連日來頻頻接受中外媒體訪問，由最初遭受迫害仍大方為美國和美國企業說好話，到開始作出反擊。最新消息是，華為已就美國政府禁止聯邦機構使用華為產品入稟美國法院，要求法院宣布相關禁令違憲，並禁止執行。華為首席法務官宋柳平發表聲明稱，美國禁令是典型的剝奪公權法案，違反正當程序。宋柳平說，該法案直接判定華為有罪，對華為施加大量限制措施，其目的顯而易見，就是將華為趕出美國市場，稱是「立法代替審判」的暴政，為美國憲法明確禁止。華為反擊的武器是美國法律，有用嗎？走着瞧吧。任正非前兩天對彭博新聞說，就算特朗普打電話給他，他也未必會接聽，原來任正非話中有話，因為華為在美國的相關訴訟早在三月已經啓動，前兩天向法院提交簡易判決動議，旨在加快司法程序。

我更感興趣的是另一條新聞，路透社披露，聯邦快遞（FedEx）將四個分別從日本東京和越南河內寄給華為的包裹，直接「誤送」去到美國。如果不是聯邦快遞聲明對「失誤轉運」表示抱歉，並且強調「沒有任何外部方面要求聯邦快遞轉運這些貨件」，我還以為是網民惡搞呢。這次聯邦快遞的四個包裹，本應分別送到中國內地和香港、新加坡的華為辦公室，卻被送到美國或轉運往美國，當中兩個於五月十七日從越南河內發出的包裹，二十一日抵達香港和新加坡的聯邦快遞站之後被攔截，面對華為提供的包裹追蹤記錄，聯邦快遞的解釋是「投遞異常」（delivery exception），當傳媒追問究竟發生何種「異常」？是海關延誤，還是節日無人收貨？聯邦快遞忽不置評。不過，路透社引述華為與聯邦快遞越南客服之間一封電郵，聯邦快遞會回覆華為查詢，表示是美國總公司要求將包裹扣押並轉運至美國，唯遭貨運



▲聯邦快遞將華為公司包裹「誤送」事件引發熱議 資料圖片

代理反對。消息稱，華為已收到來自越南的其中一個包裹，另一個則仍在途中。

快遞公司發生「誤送」並非什麼大新聞，但同一時間將從不同地方寄給華為的四個包裹全部「誤送」到美國，加上時機的巧合，就毫無疑問是大新聞。去年以來美國政府指控華為利用通訊技術幫助中國政府竊竊外國情報、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又指華為5G是偷竊美國先進技術等等，罪名非常嚇人，華府封殺令出手狠毒，擺明欲一劍封喉絕殺華為，但卻從未提供任何證據。就在華為發起法律訴訟之後，聯邦快遞便將四個寄給華為的包裹「誤送」到距目的地萬里之外的美國，是否有人想從這幾個包裹中找到想要的「證據」？真相已呼之欲出。

聯邦快遞包裹「誤送」事件，令我聯想起二十年前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美軍五顆炸彈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導致中國記者在內多人死傷事件，事後美方的解釋竟然是因為軍方使用「過時地圖」導致「誤炸」。炸館事件觸發中國民衆的反美浪潮席捲多



個城市，香港各大媒體都派人採訪，當時情境至今歷歷在目。從「誤炸」到「誤送」，美國在國際上蠻橫霸道肆虐欺凌二十年如一日，而中國已然今非昔比，大國崛起勢不可當，中國民衆面對國際政治風雲突變的心理承受力明顯更趨成熟。二十年前默默無聞的華為，今天已有能力問鼎5G通訊的天王寶座，被美國視為威脅其高科技領域的無敵地位。俗語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美大國博弈，二十年來此消彼長，有目共睹，再過十年，還看誰是河東誰是河西。

得州法庭將於九月十九日就華為提交的簡易判決動議展開聆訊，結果如何，不妨拭目以待。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法院作出何種判決，美國政府都會繼續打壓華為，而華為也會繼續為生存和發展而戰。

遇見六一 遇見童真

余靖



每天上班的路上，都會經過一所小學。平日裏，倒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他們八點上課，而我九點鐘才去單位。晚上，他們早早地放了學，我卻還在辦公室裏做着不同的工作。偶爾從門前經過，大都是一幅安靜場面，連喧鬧都少得可憐。可今天，卻是不一樣了。

遠遠地，便看見校門口已經圍了一圈人。打着陽傘的，坐在電動車上的，聚在一起聊天的，總之，熱鬧得很。以為是學期末的表彰會，看了下時間，才知道，原來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六一兒童節了。大概是因為今年六一在周末，所以提前了一天來舉辦校園活動吧。雖然這是孩子們的節日，但家長也需要配合着，扮演好這一天的角色，給孩子們添些歡聲笑語。

從學校的大門看去，操場上已經坐滿了學生。整整齊齊地在太陽下排開，那陽光就灑落在他們的太陽帽上。若是我自己，恐怕會頭暈過去。可是孩子們是不在乎這些的，即使今日的北京熱得可怕，可孩子們的熱情總不會減少。只有當喇叭裏老師的聲音響起，他們才會稍稍安靜下來。不過很快，便又是一片嬉笑充斥了整片天地。

以我的年紀，自然是沒資格過這樣的節日的，不過就這樣隔着一段距離看去，也會情不自禁地想起曾經屬於自己的兒童節來。

其實，關於童真的回憶，這二三十年來的變化並不算大——我們那個年代也是上午照例要表演六一兒童節目的。大概孩子都有着愛玩的天性，演技雖是稚嫩，卻格外認真而充滿激情。幾天前就會開始央求着爸爸媽媽幫忙做臉譜，到了演出當天的清晨，我會早早地收拾好了東西，去學校參與排練。有時，還要和小夥伴討論幾句，做一些即興的發揮。藝術價值是不大的，但玩得很開心。

兒童節，除了表演節目，我們那時還會遇到一些團體性的郊遊，這又是值得興奮很久的事情。背着一書包零食，和同學分享着屬於自己的那份快樂。是會走得遠一些，累一點，但抱怨是沒有的。尤其是在正午休息的時候，平日裏有些嚴厲的老師也會加入進來，和我們討論着一些有趣的事情。真的，我所認爲的最慈善的老師，大概都出現在兒童節這天了。

孩童的快樂很簡單，願望更是渺小。不需要多貴重，但是那東西一定是夾雜着喜悅的。一個玩具，一些美食，一次簡單的出行。小時候的兒童節，下午是不用上學校的。雖然少了同學的陪伴，但是在這裏倒也不錯。爸爸媽媽都會變得比平時溫柔很多，雖不至於噓寒問暖

，卻也基本可以做到有求必應。休息半天的工作，帶着我出去玩，也是常有的事情。

當然，最重要的，是可以收到一份禮物。前段日子，我回娘家去收拾老房子，在櫃子裏找到了一個橡膠玩偶——是唐老鴨的形象，但胳膊卻是被我弄斷了。具體的年份已經記不清了，但還是對那個兒童節有些印象：那時一個傍晚吃飯的時候，陪母親去巷口的小店買些東西，一眼便看中了它。後來，老闆還很慷慨地送了我一袋零食。童年雖然已經離我遠去，但這些開心的童真回憶卻始終在我心中。

我不知道，現在的孩子對於兒童節是怎樣的感受。但我想，只是聽着那笑聲，便也可以猜得出，他們也是快樂的吧。

《小王子》裏說，使生活如此美麗的，是我們藏起來的真實和童心。隨着年齡的增長，人們往往會因為社會世俗的意見、現實利益，而顧慮重重、磨損了內心的童心。「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有多少人可以把童心保留下來？能保持真誠以待、熱愛生命、率真淳樸的童心者，恰是有大智慧的人。

所以，若是成年人的童真不滅，想要如孩童一般參與這個節日大概也未嘗不可吧？當我慢慢老去，我就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童心未泯，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可以遇見六一，遇見童真是一件令人幸福的事。